是苏东坡还是王安石?

蒋元明

最近,一朋友把传给女儿的邮件也发我看看,用意非常好,文笔也优美。他劝女儿读一下培根的《论游历》,多出去走走,增长见识,还举了一个例子,“王安石读到‘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不觉哑然失笑,想:‘明月’怎能叫?‘黄犬’怎能卧在花心?提笔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阴’。后来,他游历到南方,发现南方有一种鸟叫‘明月’,叫声婉转动听;有一种昆虫叫‘黄犬’,常在花心飞来飞去。游历,是有用的。”

正好我刚从海南回来,去过儋州,去过东坡书院。苏学士60多岁被贬儋州三年,东坡书院是他开馆授徒的地方,书院的后院有一种花叫“狗仔花”,讲解员说,你看这花芯中有五个黄色的花瓣,像不像五只小狗趴在那里?我一看还真有点像。她继续说,当年苏东坡在王安石的书房里看到老师刚写的诗句“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就觉不符合常识,于是提笔将“叫”改为“照”,“心”改为“阴”,十分得意。等来到儋州才发现,“明月”是一种鸟,“黄犬”是花瓣,方觉自己想当然,错怪了王安石。

回北京后,从书架上找出一本《苏东坡的传说》,作者是两位湖北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的,书中专门有《“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一章,大意和儋州的说法差不多,只是花瓣变成爬行的小虫了,但主人公是苏东坡不是王安石。我把这些传给朋友,不料这哥们回复哈哈大笑,说你太较真了,编个故事说明问题历来就是有的,还举了苏东坡、孔融“想当然”编典故的例子。

朋友是博士,真的是博学,古今中外知道得很多,我向来孤陋寡闻,好不容易碰到这一回,能不较真一下?苏东坡年轻气盛、心高气傲,容易犯这种小错;而王安石博学多才,宰相级别,沉稳老练,不易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苏学士是才子,出什么洋相都是文人逸事;而政治家王安石出纰漏就成大笑话了。都是编故事,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老上海的淮剧

朱争平

淮剧作为苏北地方剧种在上海的代表,已经成为海派戏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研究淮剧在上海落地生根、成长发展的历史,对于振兴上海戏剧有着积极的意义。

淮剧,又名江淮戏,起源于清代中叶苏北一带,由流行的家民号子和田歌雷雷腔、栽秧调逐渐发展而成,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1906年,淮河洪水泛滥,大批苏北难民和淮戏艺人逃荒进入上海。为了生存,流落上海的淮戏艺人自由组合演唱卖艺,使得当时被称为“盐淮小戏”的淮剧从“路头戏”发展到“拉围子”,直至1916年上海第一家淮剧剧场“群乐戏院”诞生,淮剧迈出了从苏北农村的草根文化向城市剧场进军的第一步。上世纪20年代末,著名京剧演员高雪樵、赵松樵等先后参加淮剧班同台演出,从而有了“京淮不分家”、“一台淮戏半台京”之说,历史上称为“京夹淮”。在京剧等剧种的影响下,淮剧从剧目、表演艺术、音乐伴奏到舞台美术,逐渐步入全新的戏曲表演新境界,形成了既不同于北方剧种的阳刚,又不同于江南剧种的阴柔的刚中有柔、柔中有刚的独特审美气质,给上海剧坛带来了一股充满生活质感的艺术冲击力。当时上海的淮剧演艺团体多达十多家。田汉、洪深和欧阳予倩等一批进步艺术家对淮剧给予了支持,大批戏剧界优秀艺人为淮剧的魅力所吸引,纷纷加盟淮剧剧目的创作,最终形成了有别于苏北淮剧的海派淮剧。

新中国成立后,淮剧焕发出全新的活力,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上海淮剧团是上海成立最早的国家院团之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老一辈中央领导都先后观看过上海淮剧团的演出。改革开放使淮剧获得新生。1985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观看了淮剧《水漫泗洲》。1993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观看了都市新淮剧《金龙与蜉蝣》,极大鼓舞了淮剧的发展。

淮剧艺术特色鲜明。它的音乐属于多声腔综合系统,具有苍劲质朴、婉美抒情的特点。《淮调》、《拉调》、《自由调》为三大基本声腔,又辅以几十种民间小调,唱腔丰富多彩。它的表演能文能武,既能演古装戏,又能演现代戏,可塑性、适应性很强,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

在海派淮剧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一大批优秀剧目。如《白蛇传》、《千里送京娘》、《兰桥会》、《九件衣》、《海港的早晨》、《八女投江》等。特别是都市新淮剧《金龙与蜉蝣》、《西楚霸王》、《千古韩非》的创作演出,成为淮剧史上新的里程碑,为戏曲改革创新提供了宝贵经验。吕秉仁、吕世凤、骆有贵、骆保杭、何廷裕、何孔标、武旭东、顾汉章、谢长钰、孙东升、何益山、马麟童、何叫天、徐桂芳、杨占魁等是淮剧历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筱文艳、马秀英、武筱凤、顾少春、何双林、梁伟平等则是淮剧代表性传承人。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淮剧形成了多彩的唱腔流派。如,筱文艳创立的以细腻柔美、爽朗动听为特色的筱派旦腔,何叫天创立的以吐字清晰、音韵纯正为特色的何派生腔,马麟童创立的以节奏分明、跌宕有致为特色的马派自由调,李玉花创立的以句急而气不乱、腔紧而字不糊为特色的李派旦腔,杨占魁创立的以韵味醇厚、行腔流畅为特色的杨派生腔,徐桂芳创立的以高亢激越、宽厚明亮为特色的徐派老旦腔等。

海派淮剧百余年的历史,见证了上海与苏北的不解情缘。海纳百川的上海滋润了淮剧,为淮剧的发展提供了舞台,淮剧也以它特有的审美气质为海派文化增光添彩。苏北人遗留在上海的淮剧已经成为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淮剧被列为上海市级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淮剧的骄傲。

在当前新的都市文化环境中,淮剧遇到了新的挑战。应对挑战,发展淮剧,需要社会的支持,需要淮剧艺人坚定的职业信仰,需要淮剧自身的改革创新。相信只要经过方方面面的努力,淮剧剧种的艺术特色和现代观众的审美情趣一定会实现和谐统一,淮剧新的春天必将到来。

镜映乾坤日月明

陈燮君

方寸之间写万物,镜映乾坤日月明。在喜庆上海博物馆建馆60周年之际,“镜映乾坤——罗伊德·扣岑先生捐赠中国古代铜镜展”在上博与观众见面。

罗伊德·扣岑先生是美国洛杉矶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慈善家、露得清公司前总裁。他早年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建筑学与考古学,还选修了有关中国艺术史的课题,并在古希腊时期遗址从事过考古发掘。扣岑先生收藏中国古代铜镜,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古代铜镜的艺术感染力、文化震撼力和历史穿透力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在长期收藏铜镜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收藏风格,即注重早期铜镜、各个时代典型铜镜、特殊工艺铜镜以及与铜镜相关文物的收藏,因此他的藏品令人瞩目。

扣岑先生及夫人曾访问过中国,对上海博物馆情有独钟。他希望将自己收藏的古代铜镜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认为主动将这些铜镜归还到它们的祖国,是对中国保护其文化遗产努力的最大支持,也是对中美两国实施保护文物双边协定的认同。2011年11月,这批铜镜在洛杉矶享廷顿花园艺术馆举办展览,这是它们最后一次在美国展出。在迎接上博建馆60周年的日子里,它们踏上了归国之路。上博从扣岑先生捐赠的91件铜镜中精选了59件举办特展,希望能与广大观众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细细品味这批铜镜,是一次美好的艺术巡礼。公元前2000年左右齐家文化时期的“星纹镜”外围饰有凸弦纹,隐约微凸三角形纹构成的星纹,近镜缘处有两周凸弦纹,其上设有系绳穿挂或固定镜柄用的两个小孔。镜缘处的一周凸弦纹上排列齐整的小乳钉纹。此镜化铜绿为奇丽,融苍健于古风。“透空四鸟纹方镜”的叶形钮座居中央,两侧横档分两枝,四鸟背向展双翅,尖喙巧噙显动姿,两爪紧攀横枝处,镜缘勾连成装饰。此镜隽爽豪迈,宽博庄重,经过战国风云的洗礼,更显透空方镜的从容。东汉的“石氏车马人物画像镜”有两组对称的神人和车马,主神高端坐,三侍两旁立,羽人持剑舞,车马奔腾欢,纹饰外围有铭文:“石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辞祝天下太平,社会和谐,风调雨顺,生活安定。唐代的“五岳纹方镜”有山形纽座,刻了草纹,四角出峰,五岳屹立,此镜粲然逸古,元气弥漫。唐代“天地含象五岳纹镜”以连山纹方纽和四边的连山纹方块组合成五岳,四隅各铸铭文四字,十六字巧布局势连成语句:“天地含象,日月贞明,写规万物,洞鉴百灵”,意为容纳天地万物,以示峻爽雄强。这类铜镜与道教文化紧密相连。

展品中的铜镜工艺也给观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战国“羽翅纹镜”上的涡状羽翅纹用印模连续压印拼接而成。战国“透空蟠龙纹镜”的镜缘饰有错红铜丝的菱形纹,镶嵌绿松石;透空镜分铸镜面与镜背,再镶嵌镜面于镜背,应属三晋地区制作。战国的“嵌玉绿松石纽变形龙纹镜”有绿松石镶嵌的半圆形纽和圆形纽,外围有一周嵌玉的浅凹弧形;狭缘上卷,镜面平坦;镜背饰有嵌玉的卷龙纹……工艺精湛,苍健壮丽。唐代“金背风鸟纹菱花镜”的镜背使用金壳。金壳在模内打压成形,再錾刻细部而成。镶嵌金背、银背是唐镜制作的新工艺,是金银细作工和铸工合作的结晶。唐代的“银背鎏金鸟兽纹菱花镜”小巧玲珑,便于妇女随身携带。唐代“银背瑞兽葡萄方镜”的镜背银壳是用白银在模子内捶打成薄片,再压印凸起的纹饰,然后经过錾刻而成,这样的纹饰有高浮雕的视觉效果。螺钿是中国传统的镶嵌工艺,螺钿镜是镜背用漆贴螺蚌贝壳饰片构成纹饰的镜子。唐代的“镶嵌螺钿镜”正是采用了这种在唐代新盛的特种工艺。

五岳纹方镜(罗伊德·扣岑先生捐赠)

病中得句

章汝奭

(一)

人生苦乐更迭乃常理也,内子文渊每诫我切勿褒贬时人是非,盖多事多患,安乐必戒。乃予则以为,求进者必探骊始得珠,致每置其言于罔顾,以致过劳而病,病中沉思,遂有是作,文为:

无端衰朽恶疾缠,病里沉思欲破禅。
苦乐更迭缘有数,得失不计自恬然。
余年勉励弥珍惜,片纸耕耘别有天。
最幸此生得佳侣,扶摇万里亦连翩。

(二)

数月来有好事者,数度来访叩问予数十年临池体会,感其悃悃之诚,遂就管见所及,坦陈旨要,乃未及终,予病住院,病中念及此未了事,殊觉惴惴,九月二十六日凌晨口占一绝,恍如得赦,盖以此聊充结尾语耳,诗云:

老朽痴顽妄说禅,未谐人生巧机关。
他年偶话迂翁事,只当临风听暮蝉。

二次大沽口战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海战(四十三)

纪连海

1859年6月25日下午5时后,侵华英军来到第三道壕沟边的,只有50来人。步枪只有一半能使用。除了清军炮火的原因外,英法的随军准备也是个问题,带来的便桥太短,无法嫁接供大家过壕沟,云梯只有三把却断了两把。十来个士兵拿着一把云梯冲过去了,结果死三个,重伤五个。简直是肉包子打狗。认清了挨宰的形势,贺布停止了登陆行动,命令登陆部队,爬伏到地上等到天黑再撤退。晚上十点钟,撤退完毕。撤退下来是个奇迹,因为撤退时,受伤更多。清兵借助燃烧弹,很容易就能瞄准他们。下面,我们来看战争结果。按茅海建先生多方考证,英军参战舰艇11艘,被击沉4艘;参战人数1000余人,死89人,伤345人;法军参战人数60人,死4人,伤14人。总计伤亡448人。清方参战部队4454人,死32人。

战争之后,英国国内有人谴责布鲁斯轻率地发动了战争,他辩解说,是中国人利用奸诈赢得了战争。所谓的中国人利用奸诈,可能是他的借口,也可能,他真的上了僧格林沁的套。

如前所述,咸丰、僧格林沁等君臣之间曾经设想过一些阴的手腕。比如冒充乡勇袭击夷人云云。至于改走北塘,僧格林沁这边的汇报是公使凭借武力,骄纵妄行,倨傲无礼,坚持沿白河武装护送进京,并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而布鲁斯那边的汇报则是,6月25日上午九时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邀请他从北塘进京。但是这个时候已来不及了,贺布下达了作战令,他们拂晓就开始行动了,而且他离贺布还有9英里之遥。下午3时双方就接上火了。茅海建对此也作过一番推测与考证,倾向于僧格林沁使诈。

这方面的旁证,除了郭嵩焘的相关记载,还有曾国藩的一段谈话。

纪老师说史

郭嵩焘日记中载有咸丰派怡亲王载垣前往天津与僧格林沁密谋阴招之事。对此,郭嵩焘在日记中如此评价:“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泊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此等皆关机要,而决非反复诱击,以诈相胜,可以安然无事者也。僧邸始终不悟。”除此之外,他在《玉池老人自叙》的描述也可作为补充,他说:当时的洋务,包括皇帝的谕旨也都是大话,廷臣无所赞益。

至于曾国藩,同其亲信有过下述谈话:“洋人来换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然至今也未闻以九年诱击夷人为非者也。”总之,僧格林沁使诈给英法公使设套基本上是可以确认的,只不过,他使诈设套的详细情节,外人无由知晓,或者知晓也没有更多的文字资料传下来。

到人文的世界去漫游

谢瑛华

小时候,常听大人提到“人文”,颇觉奇怪,只听说有“文人”,却不知还有“人文”。后来,渐渐对这个源自西方的词语有了认识,发现它大抵囊括了所谓“社会科学”的内容,却又蕴含更丰,突破了社科的范畴。

“人文”说起来容易,无非强调的是人性、人道、人权,讴歌的是人的体魄、智慧、力量,肯定的是人的价值、尊严、地位。而出版人文读物呢,就是借此对广大小读者进行人文教育,培养人文精神,通过把人类积累的智慧、精神、阅历、经验传授给孩子,以期能让他们学会洞察人生、完善心智、净化灵魂、理解人生的意义与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人文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人性教育。

在西方,对人文精神的注重早在古希腊就出现了,而在东方,它强烈地体现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不过,无论有着多么悠久的历史,无论看似有多少的经验可循,要把人文精神系统、全面、自然地融入当代儿童的阅读体验,并非一件易事。

庆幸的是,在少儿社,由于老一辈出版人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人文读物,小时候几乎人手一册的《上下五千年》就是其中最著名的经典。然而,时代不同了,即使今天“五千年”系列仍然没有退出大众视野,却已不能满足孩子们持续翻新的需求和渴望。于是,在“五千年”这类传统人文读物之外,更多关注内心、关注情感、关注思辨、关注兴趣、关注艺术美的图书开始进入孩子的生活。我们不禁思考:前人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典,作为继往开来者,我们又该如何在更广阔的人文领域为后人贡献一点可资借鉴的好读物呢?

一个美丽的秋日,邂逅斯蒂文森的小诗《漫游》,读着它,我豁然开朗,原来,这就是我们所追寻的专属孩子的人文,它观照着孩子的天性与纯真,观照着孩子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在斯蒂文森的诗里,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金色苹果园”中自然地播撒下知识、道德、虔诚的种子,它激发出的是孩子的自然能力和才智,那是与成年人世界不一样的孩子的想象、孩子的欢愉。

儿童的生命宛若史诗。有人说,他们不只是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还诗意地游弋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儿童的游戏、梦想、艺术、思想,他们全部的生活,都是描绘生命历史、精神历史的诗篇。或许,孩子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们只是简单地抬脚就走,前去漫游,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为这种生命历史、精神历史的漫游提供一方园地,栽种那些结满智慧果的大树,让孩子在树下悠游,收获无穷无尽的发现。

“这个世界呀,装满了东西,丰富多彩/我们呀,准会像国王一样快乐开怀。”要是有孩子这样形容我们的书,那我们准会像国王一样快乐开怀。

十日谈

永葆天真

明刊筹备“故事大王”比赛的幕后故事。